高郵日報

2018年6月8日 星期五
戊戌年四月廿五

责任编辑:居永贵
版　　式:张　勇

孟城驿

在线投稿:http://tg.gytoday.cn　新闻热线:84683100　刊头题字:周同

详情请浏览“今日高邮”网站 http://www.gytoday.cn

童趣与儿戏

□ 周游

近读《童年拾趣》,我突然想起鲁迅、周作人和汪曾祺等著名作家都有“童趣”,爱写“儿戏”。

鲁迅童年是在百草园和三味书屋度过的。百草园有许多花木虫鸟,还有“美女蛇”的传说,夏天最好玩的有斑蝥——“倘若用手指按住它的脊梁,便会拍的一声,从后窍喷出一阵烟雾。”(《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》)冬天最好玩的是捕鸟——“薄薄的雪,是不行的;总须积雪盖了地面一两天,鸟雀们久已无处觅食的时候才好。扫开一块雪,露出地面,用一支短棒支起一面大的竹筛来,下面撒些秕谷,棒上系一条长绳,人远远地牵着,看鸟雀下来啄食,走到竹筛底下的时候,将绳子一拉,便罩住了。”(同上)也许是因在三味书屋受到最为规矩的教育,鲁迅少年老成,曾把放风筝看作是“没有出息孩子所做的玩艺”(《风筝》),故对小兄弟严加管教,以致破坏了小兄弟苦心孤诣做好的风筝。待到明白游戏之于儿童的意义,鲁迅醒悟过来,自己当年的行径,简直是“对于精神的虐杀”(同上)。虽然事隔久远,鲁迅还是一心想补过,然而小兄弟却全然忘却,自己的沉重的心只得一直沉重下去。

也许因旧中国教育存在问题,童趣常被践踏,儿戏多为残杀。据周作人《苍蝇》记载:“我同兄弟常在夏天乘大人们午睡,在院子里弃着香瓜皮瓤的地方捉苍蝇——苍蝇共有三种,饭苍蝇太小,麻苍蝇有蛆太脏,只有金苍蝇可用。金苍蝇即青蝇,小儿谜中所谓‘头戴红缨帽,身穿紫罗袍’者是也。我们把它捉来,摘一片月季花的叶,用月季的刺钉在背上,便见绿叶在桌上蠕蠕而动,东安市场有卖纸制各色小虫者,标题云‘苍蝇玩物’,即是同一的用意。我们又把他的背竖穿在细竹丝上,取灯心草一小段,放在脚的中间,他便上下颠倒的舞弄,名曰‘戏棍’;又或用白纸条缠在肠上纵使飞去,但见空中一片片的白纸乱飞,很是好看。倘若捉到一个年富力强的苍蝇,用快剪将头切下,它的身子便仍旧飞去。希腊路吉亚诺思(Luklanos)的《苍蝇颂》中说:‘苍蝇在被切去了头之后,也能生活好些时光。’大约二千年前的小孩已经是这样的玩耍的了。”固然,苍蝇可恶,但是这样的儿戏也太残酷了,也可见残杀弱小生灵的儿戏在人类中是共通的。

汪曾祺小时候也曾虐待弱小生灵。这里且引《夏天的昆虫》几段文字为证:“叫蛐子是可以吃的。得是三尾的,腹大多子。扔在枯树枝火中,一会儿就熟了。味极似虾。”“我们小时候用蜘蛛网。选一根结实的长芦苇,一头撅成三角形,用线缚住,看见有大蜘蛛网就一绞,三角里络满了蜘蛛网,很黏。瞅准了一只蝉,轻轻一捂,蝉的翅膀就被粘住了。”“玩蜻蜓有一种恶作剧的玩法:掐一根狗尾巴草,把草茎插蜻蜓的屁股,一撒手,蜻蜓就带着狗尾草的穗子飞了。”因此,我曾怀疑王应麟《三字经》所谓的“人之初,性本善”。汪曾祺说:“文化大革命把人的恶德全都暴露出来,人变得那么自私,那么残忍。孩子也受了影响。”(《思想语言结构》)他还曾写过一篇题为《虐猫》的微型小说:一群孩子无学可上,整天瞎玩,后来想出一种玩法:虐待猫。他们把猫的胡子剪了,在猫尾巴上挂上一串鞭炮,点着了,吓得猫没命地奔跑。后来他们又找来四个西药瓶盖,翻过来,放进万能胶,把猫的四只脚粘在瓶盖子里,让猫难受地一走一滑。最后还把猫从六楼扔下去,看它如何摔死。直到一天他们又捉住一只大花猫,用绳子拴着拖,准备拖上六楼再扔下去。刚走到他们所住的楼下,看见其中一个孩子的父亲——是个“走资派”,从六楼上跳下来了……于是,他们把猫放了。小孩结束了游戏,终于在血腥的场景中复苏了善良的天性。这是他们的自我觉醒,或是善良的人性最后还是会回归的吧。

走笔至此,我又想到了丰子恺《护生画集》,其中《沉溺》题词:“莫谓虫命微,沉溺不可援,应知恻隐心,是为仁之端。”“恻隐之心,仁之端也。”(《孟子·公孙丑上》)孟子认为,对人、对物的恻隐之心,是仁的发端,人无恻隐之心,也就不如禽兽了。然而,人一定要等到成人之后,尤其经历了许多世事以后,才有思想,才会有真正的恻隐之心。因此,作为父母,应当知道——“教训子女,宜在幼时;先入为主,终身不移;长养慈心,勿伤物命;充此一念,可为仁圣。”(《护生画集儿戏其二》)

诚然,儿戏出于天性,亦离不开儿童所处的环境的影响,尤其所熟悉所认知的事物。青梅竹马自然是儿戏,金屋藏娇绝对不是童话!诚如韩非所言:“夫婴儿相与戏也,以尘为饭,以涂为羹,以木为胾,然至日晚必归饷者,尘饭涂羹,可以戏而不可食也。”(《韩非子外储说左上》)随着城市化建设摊大饼似的展开,这样的儿戏不要说在城镇,就是乡村也不见了。值得注意的是,如今儿童从三四岁进幼儿园就成天忙于上课、考试,或是沉溺于电子游戏,根本没有捉蝴蝶、逮蜻蜓、抓知了、逗斑蝥等等那些兴趣了,这是好事,还是坏事,恐怕谁也说不清楚了。

又到端午,又闻粽香

□ 卞学泗

一年中的三大节日:春节、端午、中秋,就这么轮转着,一个轮回便增加了一岁。这不,过完年还没多少时间,眼见端午又来临。

三垛这个水乡小镇就是有点怪怪的,端午还未到,各家各户就忙着裹粽子、煮咸鸭蛋了。仿佛定要过足了节日的瘾,才算是过节了。

当你从大街小巷走过时,定能看到姜家大婶、俞家大妈、卞家大嫂或者陆家大姐,忙不停地裹着粽子。粽子的形状也是五花八门,最多的要数三角粽子,当然还有斧头粽子、菱米粽子、小脚粽子……大多数人家都喜欢白粽子,也就是用粽叶将淘洗干净的糯米裹上,并用绳线捆扎。这是因为白粽子粽叶的清香味浓郁,而且制作简单。喜欢其它味道的人,选择性也是多样的。比如:有鲜肉、咸肉、咸鱼、香肠、鸡脯等荤腥馅的,也有红豆、嫩玉米、血糯等素馅的。别有风味的是青豌豆粽子。将刚采摘好的鲜嫩豌豆剥成青豆米洗净,按照1:4的比例与糯米混合,然后包裹成粽子。其特点就是除了有粽叶的香气,同时还有豌豆的清香,食时清口,香气悠悠。

这里的人们裹粽子用的粽叶,都是从新鲜的芦苇上采摘下来的。

裹好的粽子放在大铁锅中,用三垛前河的水煮熟。

煮粽子时,将高邮咸鸭蛋放在粽子的上端,粽子煮熟了,咸鸭蛋也熟了。据说这样煮出来的粽子有咸鸭蛋的香味,而咸鸭蛋又有粽叶的香气。

过节是小孩子最幸福的时刻了。母亲或姐姐们想方设法要为孩子或弟弟做上一只蛋网子,然后装好咸鸭蛋(或鹅蛋、鸡蛋)挂在小孩的胸前。

端午节当天,还要吃“十二红”(午餐的菜),穿虎头鞋,戴百索;小女孩穿上棉布花衣服,头上插着两枝精致的端午花。

六月六,白索扔上屋。

过了端午节,炎热的夏天就来到了。“吃了端午粽,才把棉衣送”。顽皮的孩子们可以用最原始的狗刨式,在前河中游泳嬉闹了。

端午节的记忆

□ 侍广法

奶奶在世时常说:端午节是个苦节。

在我的儿时记忆中,也确实是的。一则端午节来到时我们那里正是农忙季节,田家少闲月,五月人倍忙,家家户户忙收菜籽、刈麦、插秧,哪有时间在家中裹粽子;何况我还有一件苦差事:端午节这天清晨,我要带弟弟、妹妹去洗露水澡。我们那里有个风俗习惯,据说端午节那天洗了露水澡身上就少生疮疥。因大人忙于生产,这个任务自然而然就落在我肩上,于是端午这天清晨我左手抱了小弟,右手搀着小妹,前面用脚踢着二弟——因二弟喜欢睡懒觉,只好把他打起来,强行押着,寻找一块无人、无其它动物走过的草地,用手捋湿草尖上清凉的露水,擦洗他们的脸、身子、手指、脚丫。究竟有用没有用,天知道,到现在也不知道有何科学依据。二则我很少吃到粽子,因为奶奶、妈妈都不会裹粽子,那时不像现在,超市、商店里随处可买到粽子,再说即使有粽子卖,也没有钱买,况且家中困难,也没有裹粽子的食材:糯米。端午节顶多吃一个熟鸡蛋。

也有例外的时候。十三岁那年,端午节前几天,二姑母托人带了几斤糯米,奶奶说今年裹粽子给我们吃。我们兄妹四个高兴得跳了起来,“有粽子吃啰,有粽子吃啰!”我则有一个任务,到荡里揎点粽箬回家。我把弟弟、妹妹托付给隔壁邻居全婆婆照看,全婆婆知道我要去揎粽箬,指点我:揎粽箬要向荡中心去点,那里的粽箬又宽又长又有韧性,不易开裂。在一个晴朗的上午,我带着一段小股麻绳,来到了芦荡边,为了好回家,我选择了在护庄圩上的一棵高高的桑枣树下荡,像一只要到稻田里觅食的鸭子,一头钻进芦苇丛中。

我按照全婆婆的指点,在荡中心专挑又大又宽的粽叶,不多时身上已挂了几串粽箬,差不多了,可以回家了。抬头寻找那棵桑枣树,嗯,桑枣树呢?桑枣树不见了踪影,四周尽是青青芦苇尖子,头顶上是一片蓝天,一个明晃晃的大太阳,还有几朵飘动的白云,不知东南西北。有人吗?有人吗?声嘶力竭喊了几声,回应的是沙沙的一阵阵芦苇在风中的摇动声。迷路了!此时心中感到一丝丝恐惧,怎么办呢?我想起奶奶讲的孟姜女的故事。当年孟姜女丈夫被秦始皇抓到北方去筑长城,她千里送寒衣,路过我们这里的芦苇荡时,害怕回来找不着归家的路,在经过的芦苇杆上,用手指掐了标志,大拇指指痕朝南,食指指痕朝北,后来孟姜女不见丈夫,撞长城而死,没有回来,芦苇年复一年地长着,指痕世世代代留着,等待着她回来。好!我家的村庄在芦苇荡南边,我浑身来了劲,照着标志迈开了脚步。

那年的粽子分外好吃。虽过去四十多年了,至今还唇齿留香。

端午的艾蒿和菖蒲

□ 姚金斌

端午节之际,家乡流传一种民间习俗,人们将菖蒲、艾草挂在门楣辟邪。

艾蒿野生,荒地、路旁、河边及厦基等地蓬勃生长。艾草一茎独上,叶子羽状深裂为狭线形,背披白色绒毛,菊科植物。蒌蒿、青蒿、野蒿与之近似,药味浓烈,兼为食材,略具养生功效。《诗经》里有“彼采艾兮,如三岁兮”的诗句,被誉为“千年不言不语的养生草”。

菖蒲临水近岸而居,是一种水生的植物,一般长在河溪边、池沟地坎,或与一片浮萍、或与一丛菰蒲结伴,东边一二丛,西边三四簇。菖蒲群叶如羽剑,长约半尺,根瘦如虬,疏密而有致,甚是潇洒。《名医别录》记载:菖蒲“一寸九节者良”,系根茎之环节紧密相连,如盆景之一寸三弯,药性显著不同,观赏亦佳。更有案头清供者,乃虎须石菖蒲,以紫砂为盆,与兰草为伍,清水疏石间略透灵气,彰显书斋文化。原本是很寻常的植物,被挪移一下,出水的菖蒲居然水韵天成,出乎意料。可谓:擷菖蒲于卧榻之侧,蕴水韵于书几之上,融自然野趣于一盆。菖蒲出淤泥而不染,“清水出芙蓉”,品性高洁,甚为文人雅士所爱。

五月,端午节临近。“五月五,午端阳,家家户户插艾忙”。母亲就叫我去厦基、河溪,收割艾蒿和菖蒲。仪式很虔诚,用一根红绳子捆着艾蒿和菖蒲,系上香囊、小粽子挂在屋的门楣上。这一直是一件充满神秘的事情,也一直让我内心肃穆而敬畏。为了方便取材,母亲于是去移植它们,艾蒿种植到自家的院子旁,菖蒲根一排排码到自家的河边。它们繁殖力很强,一会儿窜得到处都是,青青漫漫。

多年以后,在城市里要找齐端午节用的几种草,只能去地摊购买。艾蒿和菖蒲一束束捆扎整齐在街边的小摊上叫卖。霎时,端午节的味道袭遍记忆的每一个角落。只是少了收割艾蒿和菖蒲的经历,多少有些遗憾。

过去的麦收

□ 毛玉高

再过些时日就要麦收了。去了一趟乡村田头,看到一片片即将成熟的金黄麦子籽粒饱满,欣喜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。欣喜之余,过去的麦收场景浮现在我眼前,特别是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的麦收更是令人难以忘怀。

收割。到了麦收时节,一眼望不到边的麦田,随风翻起的麦浪,飘荡着成熟的麦香。那时的农村没有收割机,几百亩田的麦子全靠生产队的二三十个妇女用镰刀一镰一镰地割,割下来后再用几根秸秆当绳一把一把地捆扎好,这样弯腰割弯腰捆一连要干七八天,每人每天要割三五亩麦子。妇女们割下的麦子由男人们负责搬运,几十个男劳力一担又一担地从田头挑到场头,几百米远回来反复挑累得要死,但男人们咬咬牙硬是坚持了下来,如果没有强壮的体魄他们早就累趴了。

脱粒。麦把全部挑上场后,晚上必须带晚脱粒。所谓脱粒就是将麦把均匀地送进脱粒机(性能落后噪音大),经过滚动将麦粒从麦穗中脱离出来。当麦芒触及到人的皮肤时会奇痒疼痛。那时的脱粒是相当辛苦的,几百亩田的麦子脱粒完得带六七晚,一直要干到凌晨两三点。脱粒完毕后还必须将麦子堆好盖好,以防被雨水淋湿。

晒麦。将脱粒并扬场(扬场就是人站在上风口用锨子向风口掀,扬去穗壳等杂质)过的麦子平摊铺在场头晒干,在这个过程中必须要翻晒几个轮回,第一天晒不干,第二天第三天继续晒,如果太阳好气温高一天就能晒干。麦收时如果遇到梅雨天就惨了,麦子没有太阳晒就会发芽,到手的粮食被老天爷夺走了,农民兄弟急得直掉眼泪。这滋味我体会过,也深知那个年代农民之不易。

眼下又要麦收了,传统的麦收过程减少了许多,收割机收割、脱粒、装袋一步到位,只要从田头将麦子运回家晾晒就可以了。还有不少农户在收割的田地里就将麦子卖掉了,这样省时又省心。现在即使遇上梅雨天也不怕,因为现在有了烘干机,麦子一烘就干,省去了不少揪心的烦恼。

麦子熟了

□ 黄桂英

小时候,麦收是一年中最忙的时光。“蚕老一时,麦老一宿”,麦子老得快,三五天内必须割完,麦老会环头,麦穗一碰就掉,太阳一晒更脆。麦收季节,差不多是男女老少全上阵,全民皆兵。大人们常说:“大忙时候,扫帚戴个帽子都算人。”

天刚蒙蒙亮,大人就把镰刀磨得锃亮,早早地下地了。弯腰挥镰,埋头劳作。一刀一刀,成片的小麦倒下。孩子也帮着去田里干活,不过,我们的割麦刀没有妈妈的刀那么大。

割好的麦把还得一个个捆好,割麦、捆麦把,腰一直弯着,特别累。每次干活,不到一个时辰,就觉得腰腿酸痛,支持不住,一屁股坐到田埂上。再看妈妈的衣服,后背全部湿透了,她却从不停下来,只是偶尔直一下腰。

“活呀黑,活呀黑”,麦收时节,田野里号子声此起彼伏。男人们用扁担把割好的麦子,一担一担挑到打谷场上。那场面是你追我赶,号声飞扬;队里只有一台“老虎”,谁家的麦子先上场谁就可以先打“老虎”。收麦子,怕遭天,所以大家都在赶时间。

麦收最辛苦的活应是打“老虎”,也是我小时候最怕做的农家活,脏、累。麦子干,灰尘大,每次打麦子,到最后,身上没有一点干净的地方,脸是黑的,连鼻孔都是黑的,麦芒粘在身上更是刺刺戳戳,很不舒服。

麦秸塞进“老虎”,草麦分离,不过这不是最后一道工序,还得把麦草整理齐整,一捆一捆地重新捆好,再把捆好的麦草堆成草垛。堆草堆很讲究,心要实,否则下雨会漏。村上有几个堆草堆高手,农忙时节特别吃香。

麦子归仓,打谷场留下了一个又一个高大的草垛,像小山一样,是我们孩子的欢乐场。躲猫猫、捉迷藏,追逐嬉戏,有胆大的还会爬上高高的草垛。

如今,麦收时节全部是机械化作业,机器割麦,车辆运输。人们站在田边,三五成群,悠闲地话说着今年的收成。